



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

朱良志 著

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

安徽教育出版社



中国艺术的 生命精神

朱良志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蔡宏淑

封面设计:包云鸠

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

朱良志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跃进路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合肥南方激光照排部照排

合肥永青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4.5 字数:340 000

1995年9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001—6000

ISBN 7-5336-1690-1/G·2226

定价:15.0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编 生生之源

——中国艺术生命精神的根源

[3] 第一章 生——生命结构论

[3] 第一节 “生之谓性”：中国哲学关于生命即本体的思想

[10] 第二节 “生生之德”：中国哲学关于生命关联的理论

[26] 第三节 “生之谓仁”：儒家生命哲学的逻辑结构

[36] 第四节 达生 卫生 赏生：道家生命哲学的基本取向

[53] 第二章 时——生命时间论

[54] 第一节 四时模式

[63] 第二节 时空合一

[71] 第三节 无往不复

[82] 第四节 生命节律

[91] 第五节 莫若以时

- [100] 第三章 气——生命基础论
 - [100] 第一节 血气：以自然生命为基础的生命统一观
 - [112] 第二节 一气：以宇宙生命为依归的万物一体观
- [126] 第四章 象——生命符号论
 - [126] 第一节 汉字符号与艺术生命
 - [139] 第二节 易象符号与艺术生命
 - [153] 第三节 象：中国艺术论的基元

第二编 生生为艺

——生命精神在若干艺术部类的体现

- [174] 第五章 中国画的生命精神
 - [174] 第一节 重视生命是中国画的最高纲领
 - [184] 第二节 对生命的推重影响中国画的发展道路
 - [194] 第三节 生命意识在形式构成因素中的体现
 - [206] 第四节 生命意识在画境中的体现
- [217] 第六章 中国书法的生命精神
 - [217] 第一节 取象：建立以生命为主的创作观
 - [227] 第二节 取道：探取创化元精
 - [234] 第三节 取势：创造生命的动感
 - [244] 第四节 取韵：追求生命的趣味
 - [251] 第五节 以象品书：复演生命的世界
- [260] 第七章 中国园林的生命精神
 - [261] 第一节 园林创造中所遵循的生命原则
 - [273] 第二节 园林品赏中所体现的生命精神

第三编 体证生生

——中国艺术的生命体验理论

- [288] 第八章 虚 静
 - [289] 第一节 “虚静”三层
 - [300] 第二节 “虚静”说成因考察
 - [305] 第三节 “虚静”与“距离”比较
- [310] 第九章 共 感
 - [310] 第一节 定势：共感的心理前提
 - [315] 第二节 共通：共感的内在哲学基础
 - [320] 第三节 由俯仰到心会：共感的心理动力过程
- [326] 第十章 物 化
 - [327] 第一节 物化境界的三个理论层次
 - [335] 第二节 “物化”的心理特征

第四编 生生之韵

——中国艺术生命精神之原型研究

- [339] 第十一章 诠“明”：中国艺术的光明境界
 - [341] 第一节 归复生命的本明
 - [351] 第二节 以生命之光观照
 - [358] 第三节 意象在光亮中化生
 - [364] 第四节 几种与光明有关的艺术境界
- [368] 第十二章 辨“远”：中国艺术的生命距离观
 - [368] 第一节 远是一种生命距离
 - [370] 第二节 远与真：在距离中安顿生命
 - [374] 第三节 远曰返：在距离中展开生命
 - [380] 第四节 远而游：在距离中观照生命
 - [389] 第五节 生命距离之美感

- [402] 第十三章 论“适”：中国艺术的生命愉悦观
- [403] 第一节 适人之适：生理和伦理倾向的一般愉悦
- [407] 第二节 自适其适：摒却功利的自由愉悦
- [411] 第三节 忘适之适：忘却愉悦的终极愉悦
- [416] 第十四章 议“新”：中国艺术的生命创造精神
- [417] 第一节 中国艺术创造精神的根源
- [423] 第二节 中国艺术创造精神在理论范畴中的体现
- [427] 第三节 中国艺术生命创造精神的特点
- [431] 第十五章 说“圆”：中国艺术中的生命系统观
- [431] 第一节 太极之圆：艺术生命之源
- [435] 第二节 圆满之圆：充满圆融的生命境界
- [445] 第三节 圆转之圆：流动不息的生命精神
- [451] 第四节 大圆之圆：艺术生命之至高境界
- [459] 后记

第一编 生生之源

——中国艺术生命精神的根源

本编在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广阔背景上,探讨中国艺术生命精神形成的内在根源。选择了生命结构、生命时间、生命基础和生命符号这四个重要问题,逐一剖析中国文化、哲学与艺术生命精神的内在契合点。

中国哲学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种生命哲学,这一哲学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内在结构,此结构以“生命即本体即真实”为其基本纲领,并通过时空两位的纵向横向展开,形成一个无所不在的有机生命之网。本编对时间问题投入特别的注意,认为中国人时间观中有一些迥异于西方的特点,如重视四时、时空合一、以时统空、无往不复以及强调时间的节奏化等,这些都对中国艺术产生直接影响。气也是中国艺术生命精神形成的主要根源之一,本编将气作为一种生命基础,由



此展示中国艺术创造推重生理的独特生命观。本编还从“象”入手，来讨论中国艺术符号的民族特点，并重在从汉字、易象这两种符号的研究中，试图找出艺术符号生命构成的内在根源。

第一章

生——生命结构论

第一节

“生之谓性”：中国哲学关于 生命即本体的思想

生，《说文》：“艹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此说甚确。卜辞中生作（甲 380），（粹 1131），像草木由土中滋生而出。卜辞中生有三义，一为生长，这是本义，如“不其生”（南无 15，丙

230)。一为活意，由生长意引出，如“生鹿”（粹 951）、“生雉”（乙 1052），即活鹿、活鸡。另一义尚不明，用以指时间，如“生八月”（佚 938），陈梦家等认为“生”为“下”，生八月即下一个八月。可见，卜辞中生之意主要指生长以及用以形容生长的活泼形态，后之释生者，多与此意相近。《广雅》：“生，出也。”《广韵·庚韵》：“生，生长也。”《玉篇》：“生，产也，进也，起也，出也。”在古代汉语中，生意主要与生命有关：从万物生长过程看，生不仅指初生，也指生长。从自然生命来看，生既指植物生命，又指动物和人的生命。从生命存在而言，生又是相对死而言的。从存在状态而言，生是活泼泼的，而非僵硬、死搭搭的。生最接近于今人所说的“生命”一词。

值得注意的是，生与性相通，甲金文中无“性”字，先秦典籍中生与性并有，然又多以二者通用。清徐灏云：“生，古性字，书传往往通用”，^①此说不诬。《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郑玄注：“杜子春读生为性。”王念孙《读书杂志》：“生，读为性。《大戴礼》作性。”《左传》昭公八年杜预注：“性，生也。”《左传》昭公十九年“民乐其性而无寇讎”，《正义》：“性，生也。”《吕氏春秋·孟春纪·本生》：“立官者，以全生也。”高诱注：“生，性也。”《白虎通·性情篇》：“性者，生也。”后世还常将生和性二者混而用之。从性是后起字这一点看，生可能就是性的本字，徐灏之“生，古性字”的判断可能是对的。生本就含有性的意义，随着语言之细化，后世加心而成性。性和生对话之广泛运用，说明生性二者意有相通，故而互借。其中所通之意反映了先人重要的思想观念：生指生命，性有本性、本质意，即是说，生命是天地自然之本性。

^① 《说文解字注笺·生部》。

进而言之，生本指自然物的孳生长成，后亦指人的生长。姓，从生从女，标示人之所生。《说文》：“人所生也……从女从生。”《白虎通·姓名》：“姓者，生也，人禀天气所以生者也。”姓与生亦相通。百姓，金文作“百生”（颂鼎、甲盘）。《说文通训定声》：“生，假借为姓。”《左传》昭公十一年：“归姓也。”杜注：“姓，生也。”《管子·大匡》：“夫君以怒遂祸，不畏恶亲，闻容昏生，无醜也。”戴望《校正》：“生读姓。”《列子·说符》：“秦穆公谓伯乐曰：子姓有求马者乎？”顾炎武云：“姓之为言生也。”《曲礼》：“纳礼于天子曰备百姓。”注：“姓之言生也。”姓为人生之本，标志人所由生之符号，在一个宗法思想十分浓厚的国度，姓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姓是人的自然生命的根。从自然生命角度言之，姓即是性，生命乃是人的本质。

天地自然和人都以生命为其根本特点，这一在语言层面中包含的重要思想，是中国文化长期演化的结果，它的直接根源是早期社会对生命的崇拜。对生命的长期崇拜，促进了人们对生命的认识，以生命为天地万物之本性就是理性自觉的产物，标志着人们对生命认识的飞跃。这种生命主要指自然生命（外物生命和人的生理生命），还不能说是一种生命精神，那种天地万物背后流淌不息的生生意识。但是，将自然生命作为一种“性”，即天地万物之本质，实际上已朦胧感觉到万物背后那无所不在的生命精神。只是尚未上升到抽象的理论概括，这一工作在从先秦到宋明之间的长期哲学讨论中完成了。语言学中的生性相通直接化为哲学领域中“生之为性”这一命题。

《易传》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扬雄谓“天地之所贵曰生”。^①此二语可以说是中国人生命精神的集中概括，天地以生物为本，

① 《大玄·大玄文》，引见郑万耕校本，北京师大出版社，1989年。

天地的根本精神就是不断化生生命，创造生命是宇宙最崇高的德操。万物唯生，而人必贵生。“生”的意义不仅指自然生命，而且包括从自然生命中所超升出的天地创造精神。“生”属于一种抽象的精神形态，《易·乾·彖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正义》云：“天本无情，何情之有？而物之性命，各有情也，所禀生者谓之性，随时念虑谓之情。”性即是万物所禀生之理，生即为性。生为天之理，天只以生为道。《易·系辞上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谓：“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二程释云：“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侗万物自成其性须得。”又谓：“万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为道。”^①生为天地之根本，崇此生义，即是继其善；化成万物，即是各定其性，物生有性。万物是生之道的外化，万物之中含有生之性，即那种永恒的生命精神。万物各有其生，各张其性，然统而管之则为一性，即天地生生不息之理，所谓“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是也。此中性为生之性，生为生之生，一物有一物之性，万物只是一性，即生之性。仍然是把生生不已的创造精神作为万物之本质。

宋明理学家言及天地之性，多从“生”着眼。在传统易学中，元亨利贞四德，乃分属于春夏秋冬之象，四德表现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生命顺序，四德乃生之序，四德之所由生，突现了生之理。程明道云：“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故元者善之长也。”元亨利贞，以元为生，元者生也，亨利贞则是生之展开，元即是以生统四德。朱熹云：“元亨利贞，性也。”^②也即是说：“生者，性也。”宋明理学家还将“生”视为天地之心，张横渠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则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29页，中华书局，1981年。

^② 《朱文公文集》卷十七《元亨利贞说》。

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唯是生物，天地之德曰生也。”^①朱熹亦云：“某谓天地别无勾当，只是以生物为心，一元之气，运转流通，略无停间，只是生出许多万物而已。”^②生为天地之心，即是说，生为天地之本、天地之性。

“生之为性”，已不是语言学层面上的自然生命为万物之本的简单论断，“生”在此化为一种生之心、生之质、生之理、生之道，是横亘于天地万物之中的生命精神，唯有此精神才可称为宇宙之性。《孝经说》云：“性者，生之质。”董仲舒亦云：“性者，生之质也。”自然生命、生命形态不能称为性，唯生之质才为性。宋明理学家多从理上着眼。朱熹谓：“生之理谓性。”^③吕大临谓：“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④所谓生理为性者，即是天地生物精神为宇宙之本质。

从崇拜生命到重视感性生命再到从哲学中抽绎出一种生命精神作为宇宙之本质的认识过程，说明了古代中国人对生命认识的不断深化，其中突现出古代中国人的唯生思想。这种唯生思想强调：（一）万物有生，天地万物无不充满昂然奋进之生命，人类万物、飞潜动植无不是生命的结晶。（二）一切在天地间流动的生命都是内在生之理、生之质、生之道的体现，控驭宇宙恒转之力的是内在的生命精神。（三）这生之理、生之质、生之道是宇宙之“性”，生命为最高的本体。（四）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人的文化创造能效法天地，即啜饮宇宙创生之精气元阳，高明其心，廓朗其意，从而归于自我之性，并于此合万物之性。宋陈淳《四书性理字义》云：性，“从心从生”。以心体生，即会于天地之性。

① 《横渠易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朱子语类》卷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4页。

③ 《朱子语类》卷廿九，1376页。

④ 《太甲》，《尚书引义》卷三。

钱穆说：“西方文化主要在对物，可谓是科学文化，中国文化主要是对人对心，可称之为艺术文化。”^① 方东美亦说：“各主要文化的决定因素，在希腊是哲学，在印度是宗教与哲学，在中国是艺术与哲学。”^② 中国人将哲学与艺术相融，哲学的高度发展是和艺术相辅相成的，哲学精神寓于艺术境界之中，艺术是哲学的一种延伸，也是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中国人通过艺术体味人生，成就至高的哲学智慧，艺术精神和审美态度成为哲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必然会延伸到艺术之中，甚至在艺术之中才能最充分地体现这种生命精神。

生为万物之性，艺术作为宇宙生命的最形象最生动的表现形式，理所当然地将生命作为艺术表现的最高目标。生为万物之性，同理，生亦为艺术之性。现代著名画家傅抱石说：“一切艺术的真正要素乃在于生命，且丰富其生命。有了生命，时间和空间都不能限制它”。^③ 中国艺术家以体现生命为艺道不二法门，生命被视为一切艺术魅力的最终之源。中国艺术家视天地自然为一大生命世界，一流荡欢快运动之全体，鸟飞鱼跃，花开花落，日升月沉，乃至僵石枯树，一切无不有生气荡乎其间，一切都充溢着活泼的生命，传统思想中的“万物有生论”在艺术中表现得更为彻底、更为诗意化。

因此体现万物之“生姿”（即活态）则是艺术的基本法则，中国艺术所表现的一切对象都要求活泼，化静为动，转实成虚，点枯为生，一切死物僵态均与艺术绝缘。其二，中国艺术以表现活

①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239页。

② 《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一章，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

③ 《傅抱石美术论集》，引自《俞剑华美术论文选》。

态为目标,但其根本目标是为了追求活态背后所蕴藏的“生意”,即宇宙生生之精神,那种万物所本之生之理、生之道、生之心。为此“生意”,中国艺术家强调以虚静心灵为本体,以静参默照的体悟为认识过程,以物我合一的高峰体验为最高境界,从而去酌取雄奇创意。第三,正是基于对生命的偏好,中国人在审美上又对玩味“生趣”十分倾心,天机流荡,气韵生动,生趣盎然则成了人们判断艺术成败的基本标准。艺术形象是“生姿”和“生意”的统一,意为姿之质,姿为意之媒。“生趣”又是“生姿”与“生意”统一所产生的韵味。

重视生命成了中国艺术尤其是诗、书、画、乐、园林等的基本特征。如中国画家将表现生命作为绘画之最高纲领,画家目光所及,大自然生机勃勃,全无死相,一切僵硬质实的形态都可以转化为活物。清王昱说,画家“眼前无非生机”(《东庄论画》);布颜图云:“夫大块负载万物,山川草木动荡于其间者,亦一息相吹也”(《画学心法问答》)。苍茫之自然,充满着亘古不息的生命冲荡,画家作画唯在于酌取此生机、生意。故中国画有“写生”之术语,清方薰《山静居论画》云:“古人写生,即写物之生意。”人物、花鸟中的写生法就是要描绘出花鸟人物活泼泼之情状。绘画又多称为“写意”,又有大写意、小写意之分。所谓写意,当然在于随性挥洒,然必将自己的性、情通过具体山水面貌表现出来,因而要达己意,还必写物意,此物意即是自然生机活泼之态。唐志契《绘事发微》云:“岂独山水,虽一草一木亦莫不有性情,若含蕊舒叶,若披枝行干,虽一花而或含笑,或大放,或未谢,俱有生化之意。画写意者,正在此著精神。”中国画家极重画幅中的生意,画有生意则必置高格,判分高手劣笔之作,亦往往从生意上着眼,米芾《画史》评董源“岚色郁苍,枝杆劲挺,咸有生意”,因而目之格高无比。该书载,他见李成画有二本,一《松石》,一《山水》四轴,其画

秀润不凡，郁然高朗，有天机流荡之妙。而宋时李成画伪作甚多，米芾说：“形貌似尔，无自然，皆凡俗，林木怒张，枝干枯瘦多节，小木如柴，无生意，皆俗手假名。”生意成了区分真伪的重要标准。在审美上，画家们极善玩味韵味，即“生趣”。清松年《颐园论画》：“凡天地间奇峰幽壑，老树长林，一一皆从一心独运，虽千幅百尺，生趣滔滔。”生趣滔滔，用语极重，形容郁然奔涌之生机。清戴熙云：“画者生机，刻意求之，转工转远，眼前地放宽一步，则生趣既定，生机自畅身。”^①生趣由生机出，生机本立于自然而得之于画家之体悟。

第二节

“生生之德”：中国哲学关于 生命关联的理论

生命为人类和自然所共有，在中国早期哲学中，人们不仅认识到生命自身的价值，同时还从多种角度，拓展生命的意义。“生生”一语就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生命认识的另一个重要观点。

在先秦，“生生”是个熟用语，典籍中多有涉及。若综其大概，大致有三种意义：一类多见于《老子》、《庄子》等道家学派的著作中，“生生”为一贬用语，意即贪生，太把生命当生命。《老子》第五十章：“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生生之厚”意即求生太过分了。第一个“生”用为动词，即奉养、享受。《庄子·大宗师》：“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杀生”即绝贪生之妄念，即“外生”，达于不

^① 《习苦斋题画》，《中国画论类编》本。